

《广西文学》精品集·小说卷一

去绳子那头

QU SHENGZI
NATOU

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 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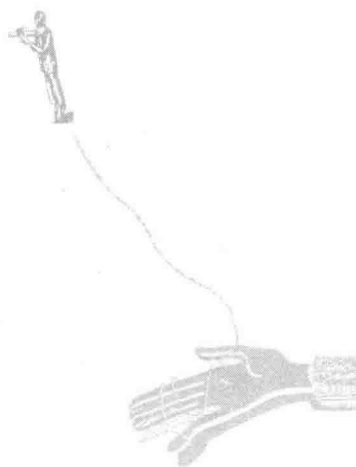


漓江出版社

《广西文学》精品集·小说卷一

去绳子那头

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 编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去绳子那头 / 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
2017. 8

(《广西文学》精品集. 小说卷: 一)

ISBN 978-7-5407-8251-1

I. ①去… II. ①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6982 号

去绳子那头

——《广西文学》精品集·小说卷一

出 版 人: 刘迪才

作 者: 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 编

策 划: 石才夫

编 委: 覃瑞强 冯艳冰 李约热 韦 露

责任编辑: 何 伟

助理编辑: 滚碧月

装帧设计: 璞 闻

出版发行: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: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
邮 编: 541002

发行电话: 0773-2583322 0771-5825315

传 真: 0773-2582200 0771-5824817

电子信箱: ljcbbs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刷: 广西地质印刷厂

开 本: 880 mm×1230 mm 1/32

印 张: 11.5

字 数: 260 千

版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7-8251-1

定 价: 69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问题, 可随时与出版社调换

序

“文运同国运相牵，文脉同国脉相连”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中国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、中国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。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，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，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”。而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最终要看作品，文学创作既要有“高原”，又要有“高峰”，中国文学正迈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，努力由“高原”向“高峰”步步攀登。

为了认真落实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繁荣发展广西文学，反映新世纪以来广西文学的时代特征与文学精神，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挑选出近年发表的优秀小说、散文作品编辑成册，推出《〈广西文学〉精品集》，将那些历经岁月沉淀和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奉献给读者，以展现刊物一路走来的坚实笃定与光彩果实。

本套丛书按体裁分两类，分别是《〈广西文学〉精品集》小说卷（共三卷），《〈广西文学〉精品集》散文卷（共两卷）。

《〈广西文学〉精品集》小说卷所选作品主要是近年来《广西文学》新设栏目“特约头条”中的作品，这个栏目主要刊发区内外文学名家的最新力作。此外，小说卷还将10年来《广西文学》首发，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等杂志转载的广西作家的小说精品收录其中。既有国内名家的力作，又涵盖了20世纪50、60、70、80年代出生的广西作家的作品，是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近十年来办刊的重要成果之一。虽然我们尽力遵循既定的选稿原则，也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，但难免有遗珠之憾，不足之处有待读者的检验和评判。

《广西文学》自1951年创刊至今已走过60余载。在半个多世纪的办刊历程中，栉风沐雨，砥砺前行。新世纪以来，面对广西文坛生机勃勃、新人辈出的发展形势，刊物始终坚持“用我们的方式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，扎扎实实为作家服务，以高品位、高质量的，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的作品奉献给读者”之办刊宗旨，推出了大量优秀作品，培养和扶持了众多不同年龄阶段、不同民族背景的作家、作者，为繁荣广西文学创作和培养文学新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此次《〈广西文学〉精品集》（小说卷、散文卷）的结集出版，既是总结，又是一个新的起点。衷心祝愿广西作家志存高远，创作出更多文学精品，广西文学事业更加蓬勃辉煌。

《广西文学》杂志社

CONTENTS

目 录

- 001 / 去绳子那头 ⊙ 林 白
- 010 / 两个戴墨镜的男人 ⊙ 鬼 子
- 051 / 乌蒙山记 ⊙ 雷平阳
- 086 / 我是欧文太太 ⊙ 陈 谦
- 101 / 龙袍 ⊙ 邱华栋
- 123 / 我不是那种人 ⊙ 黄佩华
- 166 / 村主任请我吃鸭子 ⊙ 陈应松
- 182 / 氢气球 ⊙ 王祥夫
- 202 / 补丁 ⊙ 锦 璐
- 260 / 年夜饭 ⊙ 黄土路
- 285 / 毕斯先生的怜爱 ⊙ 陶丽群
- 305 / 谁遗忘我们 ⊙ 杨仕芳
- 342 / 舞场 ⊙ 周 未

去绳子那头

林 白

尽管翱叔的翱字是翱翔的翱，但我还是愿意写成敖叔，敖德萨的敖。巴别尔在自传中第一句写道：我于 1894 年生于敖德萨的莫尔达万卡。

先说今年。

今年五月是少有的低温，在北京，五月中旬穿起了薄毛衣，据说是气象记录以来的最低温。动身去湖北的那天北京城区温度竟然是 9℃，门头沟也适时飘起了雪花。在电视里看到东北重返隆冬，大雪纷飞万物厚白。似乎老天爷把节令踹了一脚，全国各地处处如此。也就是说，在湖北，五月没有去年那么热，不至于在田埂上走着汗就掉进眼睛里，穿一件单衣也不凉，身上清爽。于是我和木珍走过田埂去河岸上采桑葚。桑树是野生的，东一棵西一棵，桑葚结得累累下垂，没人要，掉下地烂了。不过真要采，也没那么理想，有的树桑葚虽多，却小得不像话；有的熟成了深紫，

大而饱满，伸手摘时却发现每一粒都趴着一只苍蝇。跟着木珍往远处走，我忽然意识到，离公路越远的桑葚越好，公路是散发恶臭、招来苍蝇的地方，所谓污染的源头。

田里虽已全是荒草，成群的喜鹊仍飞起飞落，很是春风浩荡。布谷鸟和斑鸠也都一声声叫唤得清晰，不停地循环往复，仿佛代表着老天爷。有两种鸟也是好看，不知它们的名。一种双翅金棕色，身是深灰；另一种极小巧，全身漆黑独头白，有婉转的叫声。回家的路上遇到两个老人：一个老妇，奋力拖着一枝枝杈极长极繁的大树杈；一个老头，背一只喷农药的背箱。他们都是聋子，脸上有一种聋子特有的歉疚的神色。

我看到对面两幢房子中间有一幢拆掉了，很像一排门牙缺了一颗。从这颗“牙洞”望过去，能看见庄稼地和远处的山，地里摊着一堆堆刚收割的油菜。拆下的红砖就地擦着，刚被雨淋过，颜色新鲜。原来的地基上冒出了两处钢筋，显然，这是拆了旧屋盖新屋。木珍说，这是敖叔家，他去年正月吊死了，就在他家的窗户上的吊。

世界上就是有人要赶着死的。

敖叔要赶在正月二十六日之前死，因为儿子出门打工买好了这日的火车票。他生了癌，儿子走了谁来给他收尸？最好不要超过正月二十三，一定要死，不死不行了。

为什么不行呢？

我听见自己问死去的敖叔。人不在了也是可以问的。

当然敖叔自己已不能直接回答我，他躺在棺材里，虽然棺木还未腐烂，但已被红砖封紧并盖实了土，坟前的土里已经插了两

朵大大的塑料花，黄而艳，远远看去十分醒目。我问木珍：那是什么呀？木珍说：那是花，大儿子和小儿子各插了一朵。我才忽然想起，清明节过去还不到一个月。

我从敖叔家旁边的斜坡下去，看到了去年，去年敖叔从这里走到塘边。天虽然冷，总算是晴的。他到塘边去拖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树杈。高大的乌桕树枝杈繁多，大风刮过，总有一两杈刮落在地。先让它晾在一边，半干时再拖回砍成段，码在门廊下继续风干着等到过年。

他下斜坡时碰到一只羊，是邻居老太太的羊。老太太孤身一人和羊做伴，平时下地时她在地里，羊在地边，晚上羊跟她共一屋，你从她家经过，听见叽叽咕咕的说话声，是老太太跟羊说。

敖叔问羊，羊，你怎么自己一人？老太太去哪儿了？羊不会说话，敖叔替它回答，前日你家进了贼，心烦吧，赶你自个儿出来散散心。羊咩咩叫了两声，之后各自走路。

乌桕树全村最高，之前最高的还有枫树和皂角树，1958年大炼钢铁时砍掉烧高炉，乌桕树幸存，因为有乌桕子，乌桕子油能用来点灯，砍了乌桕树用什么来点灯？不点灯读书郎和纺线娘如何办？就留了下来。查《辞海》乌桕树词条，乌桕树，高可达15米，夏季开花，黄色。塘边的乌桕树有两层楼高，夏季里黄色的花开了，堂客坐在树下捻麻，她肥大的屁股挤在小小的矮凳上，光着的双脚伸挺着，在非常远非常远的地方闪闪发光。淡黄色的麻丝在夏天好像变软了，在她的手指间跳来跳去，而她的手背上满是小窝窝。肥美的堂客早已不在，她身上的气味有时从乌桕树上散出来，乌桕子油的气味。有电灯后她也点油灯，家里常年存

着像猪油一样的乌柏子油。

冬天的晴朗上午，乌柏树叶闪闪发光，敖叔站在树下的塘岸边，最后一次了，他对自己说。他对自己说，人都是要死的，安安稳稳到土里去就最好，就是万事大吉。棺材已经做好放在了阁楼，儿子帮忙收一下尸，送上山，请众人吃一餐就结束了。

他四处看看，不知这些最后的话跟谁说，如果养一只羊就好，没养狗猫，如果有一只羊……他拍拍乌柏树，拍得咚咚响。他说乌柏树啊乌柏树，木子油啊木子油（木子油就是乌柏子油）。拍完之后他转过身，对着塘。冬天的塘比夏天的塘干净，水色绿褐，却清透，涟漪纹理秀气，绵绵扩散……堂客总是在塘边洗衣裳，近过年时她就蹲在一块石板跟前，她肥大的屁股高高撅起，木棒槌起起落落阵阵脆响。家里的蚊帐被套在棒槌下溢出深色的脏水，织物翻转扭动在寒冷的塘水里。堂客的手冻得通红，而额头冒着热气。她站起来，扭身朝这边喊：你个死鬼，来下子咧——两人在塘边扭蚊帐，两头细中间大，水从中段哗哗而下，再扭再扭，水挤尽了绞到中间一大坨。晾在矮树上，高高低低，一片又一片。

一条水蛇从塘边掠过，停在他脚边不远。你个蛇，你个蛇精鬼。投水要不得，喝甲胺磷也要不得，满地打滚，满屋农药味，要不得。堂客死了，不死就最爱看死人，一听说哪里有人寻了死，二话不说就放下手头的活，端上一张小板凳，走上三里五里，专门去看寻了死的人。去了就在别人家的堂屋里看热闹，派出所如何问话，娘家来的人如何骂、如何闹，做了么子好吃的，砸没砸灶，掀没掀桌子，打没打人。一看就要看三日，一早就去，中午回家吃饭，吃完饭再去看，直到人葬掉。现在不好看了，村里都是老人，

活着活着耐不住就死了。青壮年都在大城市打工，连看热闹的人都没有，只有儿子赶回来奔丧，寥寥落落，天上的乌鸦比人还多。老人在土里活着，扑哧一下就没了。没了就没了，也没什么不好。

他在水面上看见了堂客的脸，鼓鼓的，眼睛眯着，下巴有一粒大黑痣。她仰面躺在床上，家里染成深蓝色的蚊帐挡住了好不容易透进来的光，她身上的肉摊成一大摊。她说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呀。她一叫唤他就有劲，她活着他就永远有劲，她死了，劲没地方使。三店的旅馆有女人，也不贵，那女人也催他快点快点，一催就不行了。堂客在水面仰着脸，这阳间的丑事，不知她看得见看不见。哪个去跟鬼挑拨是非？那也真是见鬼的事。

他还看过两次银美洗澡，银美是不怕看的，照她的话说，女人生来就是给男人看的。她大开着窗，夏天从来不开，即使关上窗也能看见，她不用毛玻璃，也不用窗帘。不但开大窗，她还唱歌，唱得一会儿妖里妖气，一会儿嗲声嗲气，又软，又颤，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”，搞得全村人都唱起来，屋里屋外，人人都是小苹果，像发了瘟。夏天的时候他爬上自家屋顶，隔着一幢屋的距离他要看那个光溜溜的身子。他站在自家的屋顶，屋边的一株桑树替他遮住了星光。他伸长脖子看那窗，灯光白亮漏出来，但只看得见银美的头发，下面一点儿看不见。不过奇怪，在黑暗中敖叔发现自己的听力忽然敏锐起来，他早已有些耳背，但他就是听见了银美洗澡的水声，唰唰吱吱沙沙啾啾，水声阵阵。第二天下雨了，第三天又下雨，第四天他往屋顶端了一张板凳，他手扶着桑树杈，站得比桑树高。在星光下他看见了银美的上半身。这个全村最浪的女人，她的两只颤鼓鼓的奶坨，在雪亮的灯光下（她干吗要用这么亮的灯，不怕费电？）这两坨东西淋着水，

闪着光，那光从窗口飞奔而出，直扑敖叔的后脑勺。他感到嗡的一下，后脑勺像被人打了一棒，心一紧，脚一软，一时瘫在自家的屋顶。

这事情，无论如何，不能告诉堂客。或者也可以告诉，就说，她的身子比起银美，更加有劲、更结实、更白。她活着时要人哄，喜欢人夸她的身子，去了那头想来也不会大变。

在乌柏树下，在塘边，敖叔透过水面眺望另一个世界。那个世界与此世界就接通了，不但在水边，在背阴的山坳，在半夜的窗口，那个世界的人都是会到阳间来的。如果你不放一根铁条或者桃木辟邪，那鬼就进来了。敖叔认定，这世界是一个有鬼的世界。木珍也信鬼，信得真真的，像信真理。信天上，信地底下，信鬼神。谁要是不信，那是有煞气，不可共谋事。和木珍一起我也是信的，天地之大、之玄奥，宁可信。

一只鸟掠着水面飞到乌柏树上，水痕过处，水面的堂客消失了。

他转过身，抬头望了望乌柏树的树丫，最低的那杈也都不容易够得着，把绳子甩上去就有点儿费劲了。何况，四面朗朗空空的，一个人挂在那里，吓人。他最后又拍了拍乌柏树，然后拖着那杈晾得半干的树杈，回了家。

最后一顿饭，要好吃。家里有过年时买的鱼面和油面，鱼面是：把鱼肉剁成肉泥和在面粉里做成干面，缠成饼干大小，灰色的，极硬。油面则是：把油盐和在面粉里做成，挂在竹竿上晾干，是一扎扎的。这两样，从前一律金贵难得，待客或送礼，上好。现在到处有卖，儿子从县城买回的，没有从前的好，也算不错。

两样都要吃。先煮鱼面。鱼面硬，费柴火，不过费柴火也要

吃的。它还有点腥，照例放上生姜，然后盛在一只小锅里温着，等出锅时再放一把小葱。又烧开清水下油面。这油面淡黄地翻滚，升起很香的面气，他忍不住加了一点盐，一尝，却咸了，原本油面就是有盐的。不过，咸就咸吧。

饭后敖叔支使儿子到县城给他买锅烙粑，这种吃食能放，路上最宜。敖叔认为锅烙粑虽然商店也有卖的，但总不如县城的那一家好，同样的价钱，县城的还大些、厚些。

儿子一走，他就把一根绳子系在了窗户的防盗铁条上。没有什么要做的了，他冲门外看了一眼，那根刚拖回来的树杈还没来得及砍成截，一大根树枝支棱着。要在平日，吃过饭他要磨刀，磨完之后把树杈拖到一个大木桩跟前。病前他力大无穷，七十多岁的人还能吃下三大海碗米饭，且生冷不忌。刀起刀落，树杈变成一截截木柴，然后，整齐地码在屋檐下。即使现在年轻人不烧柴火，门檐下码着柴也是富足殷实的气象。

颈脖已经套进了绳圈里，那就不砍它了，树杈你就留着吧，留你风吹着，雨淋着，太阳最后又把你晒干。什么最后都会死掉，鸡要死，猪要死，鹅、鸭、狗、猫、羊、牛、马，统统一样。敖叔往下一坐，他的脚后跟蹭着地，蹭着地，上身悬空着晃荡，整个天地骤然变黑伸出一股吸力——他顺利地把自己吊死了。

木珍说，敖叔死后她常常做一个梦，到现在还做这个梦，梦见敖叔从后山绕到她窗前，叫道：珍啊珍啊，敖叔给你送一捆甘蔗来了，放在窗口墙上了。有时候不做梦木珍也觉得敖叔就站在窗口外面，她说她半夜睡不着就听见敖叔的脚步声从屋后绕到屋前。她说以前她嫁到王榨，每次回娘家敖叔都砍一捆甘蔗给她吃，对她特别好。

她还做过一个古怪的梦，梦见小时候上茅房，茅房的后墙裂开了一道缝，缝里钻进了一只眼珠子。在梦中她没有转过身，是用后脑勺看见的这只眼珠子。你是谁？在梦里她问。眼珠子不应，但她听见了敖叔的咳嗽声，然后眼珠子就不见了。在梦里她不怕，醒来才怕。

关于鬼的事情木珍知道得最周全。她把剪刀和一根桃树枝放在窗台上。铁的东西和桃木都是辟邪吓鬼的。她说，敖叔以前对我很好，不过变成了鬼我也怕。变成了鬼还会不会偷看女人上茅房，这事她也拿不准。她又对着放在窗口的桃木说：叔啊叔啊，你莫来了，到日子我去给你烧往生钱。

去年我们在路上遇到的那个老头就是敖叔，你还记得吗？木珍问。就在我们今年碰到两个聋子的那条路上。他挑着一对空粪桶，刚刚浇地回来。他指着大片荒地说，再过十年，等我们这趟人种不了地了，这田地就全都荒掉。他那时还没查出生癌，还以为自己要再种十年地。

去年敖叔的二哥，也是自己抢着死。

他喝农药。农药在他家三楼的空屋子里吱吱叫，然后就在他的肚子里噼里啪啦烧起来。谁喝农药都是要烧烂肚子的。二哥是和儿子抢，儿子病得不轻，他也病，病得不想治，生怕死在儿子的后面，越想越怕，赶紧就喝了甲胺磷。

我问道良，窗子那么矮，人怎么能吊死？我认为，除了树，只有房梁能用来上吊。

道良说，他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按照常识，挂绳子的地方只要高于人的上半身，就能吊死。只要屁股不坐下，只要脚不站起来，就能死。听说上吊的人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，绳子压迫动脉，

什么都来不及了。他说起某一年，1968，或者1967，或者1969年，清理阶级队伍，他认识的一个大学教师，用捅煤炉的铁棍烧红了直捅自己的心脏，这是他知道的最惨烈的自杀。清理阶级队伍，说他是假党员，他不服，早上起来头往墙上撞。有人说：吓唬人呢，真想死怎么不能死啊！第二天一早他就用铁棍把自己捅死了。也是那一次，一位女教师，捧着一包用黑色真丝包着的東西去向党交心，她打开包袱，里面是金灿灿的黄金，有金首饰和金条，黄金们以不同的姿势沉默着，在黑色真丝的映衬下，异样而不祥。

跟天荣相比，敖叔的一生简直不能算作一生。天荣有过无数女人，敖叔除了敖娘不知还有谁。当天荣和银美在后山的沟里滚作一团的时候，敖叔正好赶牛回家。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两个黏糊得难分难舍的男女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往沟里扔了一块石头了事。他跟小卖部的老叶说，要是他再年轻十几二十岁，他也要跟这个钟银美搞一搞。老叶鼻子哧一声说：就你，她让你上吗？敖叔说，最多给她钱就是了，银美打麻将的样子你又不是没见过，谁想亲她一口她就让亲，她还坐在别人的腿上。他告诉老叶，在后山，他还看到过银美站在菜园里，叉开双腿，让一个半大老头摸她那地方。

敖叔一生中仅去过有数的几次县城，真是冤枉了他名字中的翱字。他只在绳子的下面翱翔，在死亡中翱翔，在那个黑暗遥远缥缈的世界，翱翔。

（《广西文学》2016年第1期）

两个戴墨镜的男人

鬼子

2005年5月25日中午，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个美国人打来的。电话很长，打得我耳朵发烫，绕来绕去其实只是为了让我接一个活儿，让我给他编一个故事。但我心里拿不定主意，他很快也听出了我的犹豫，于是便说出一个不小的数目，那是有关故事的酬劳，我的脑子顿时一热，很快也发烫了起来。我在心里敲了敲小鼓，最后便答应了他。他在电话那头于是OK了一声，说那你明天就过来吧。我说好的，放下电话就跑到了街上，买下了第二天下午到达北京的机票。那个美国人，那时就蹲在北京，在三里屯的一个公寓酒店里。那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客房，他让我住在其中的一间。房间的感觉挺好的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才发现那张床有女人用过，离去的时间肯定不到一天。

这个美国人，其实是一个中国人，清华大学毕业的，后来是政府把他送到了美国留学，再后来，他就自己成了美国人了。从

机场出来的高速路上，他告诉我，他曾在美国的政府里工作。他说这个故事只要做得好，他可以在美国弄到一半的投资。

我问多少？

他说不少，最少几十万吧。

到底几十万就不好细问了，免得别人另眼看人。

我问美金？

他说当然！

那个时候的美金比人民币牛多了，几十万的美金就是几百万的人民币，只要故事里不存在烧钱的大场面，拍一个像样的中国故事是没有问题的，何况人家说的那只是一半。

故事里的人物与设想，他早就写在了一块写字板上，高高地立在了客厅的墙上，也就是电视机的上方。

写字板上的字很难看，每个字都写得歪歪的，就像电视里的一帮乞丐，而且都患有严重的腰椎劳损，手脚没一个是正常的。

第一行是主要人物，那是两个男人，一个叫尚海，一个叫胡男。跟着是人物的简介，尚海是瓦城人，大学毕业，原厂报编辑，工厂完蛋，人已下岗，有些心眼儿，但总是失意；胡男是瓦村的，老实善良，很容易上当。

他说你的很多小说我都翻过，不是瓦村的就是瓦城的，所以我把尚海给了你瓦城，把胡男给了你瓦村。我说可以，但他的那一个翻字，让我想偷偷地翻他一眼，但我没翻，我也不去看他，我只歪着头，继续看着他的那些歪字，一边看一边听着他的讲解。

人物简介的下边是故事的起因，一共两点。首先是这两个男人的妻子都怀孕了，他们都想把孩子生下来。他说尚海的妻子原